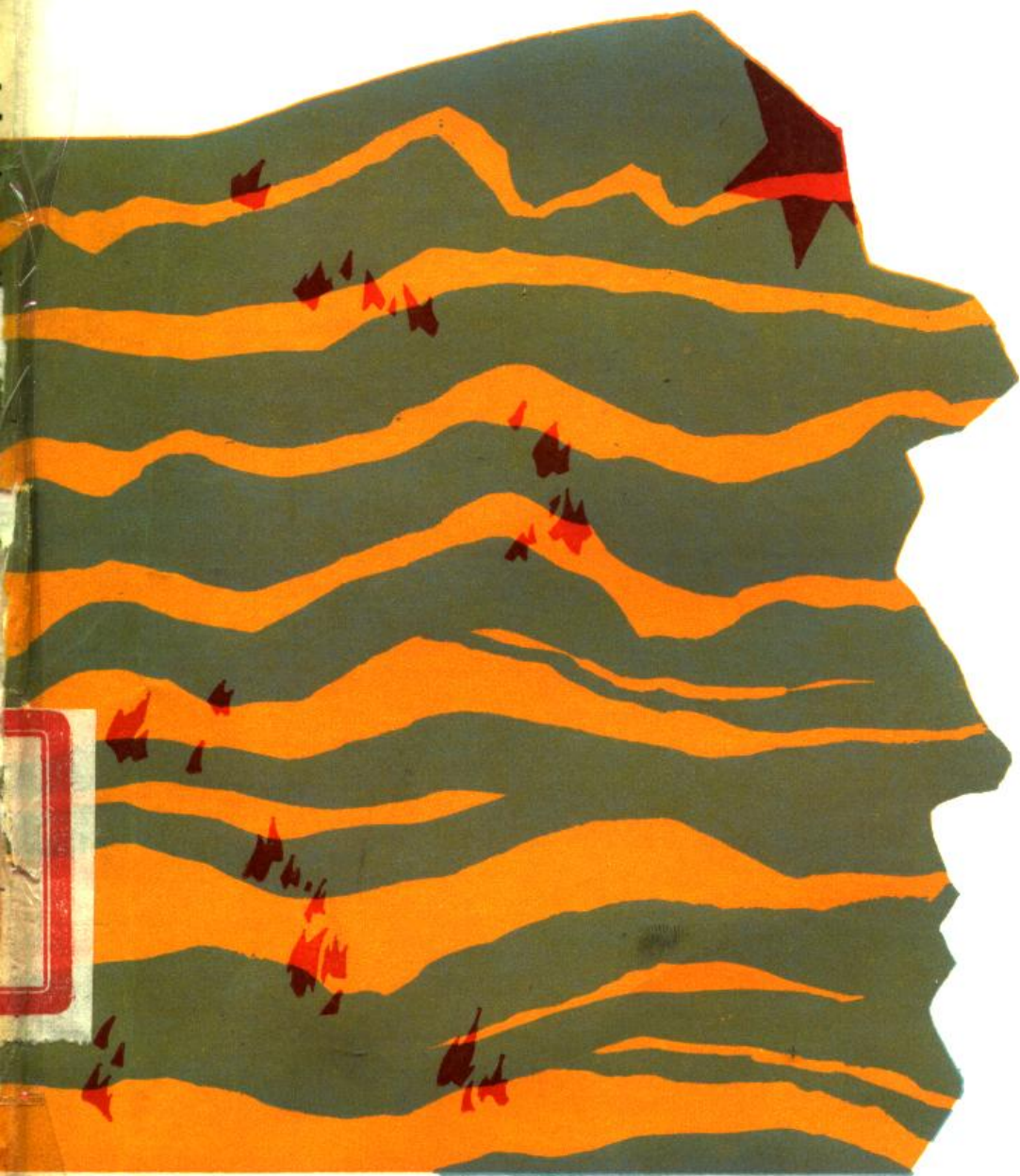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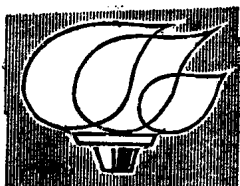


为了红色中华



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部队后勤部政治部编





中国青年的光荣传统

为了红色中华

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部队后勤部政治部编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



20983033

983033

封面设计：李 法 明

插 图：陈 玉 先

为了红色中华

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部队后勤部政治部编

*

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

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

*

787×1092 1/32 9.75印张 173千字

1984年9月北京第1版 1984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150,000册 定价0.85元

目 次

情如山水·····	王思清	1
在朱德同志创办的军校里·····	赵 鎔	13
贺老总为我牵坐骡·····	曾云钦	36
照亮童心的明灯·····	杨立夫	42
刻进心灵的歌·····	朱位汉	62
指路·····	叶青山	73
盐侦察·····	林友金	79
在人民军医的摇篮里·····	游胜华	92
成长·····	李文凯	112
红军女战士火线宣传队·····	李开芬	127
在红军里当新兵·····	赵 新	142
兄弟争当红军·····	曹思文	157
“先锋连”纪事·····	曹思文	167
波巴一课·····	蒋 涛	176
罗政委和我们三个小伙伴·····	李克振	186
两个小担架员·····	高 力	198
吃斗笠·····	李 耀	206
草地“宴会”·····	张会学	213

草鞋情.....	陈子望	220
草地四救战友.....	杨立夫	226
年轻的军政委.....	陈宜贵	234
走出祁连山以后.....	陈宜贵	261
一本小字典.....	孙庆华	280
军中日记.....	赵 榕	286
充满生机的嫩芽.....	董永清	301

王 恩 清



情 如 山 水

说起毛主席，我总是难忘他关怀红小鬼的故事。那是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六年，我给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同志担任警卫工作期间……

古 庙 春 暖

第四次反“围剿”胜利结束了，中央决定腰部负重伤的王稼祥同志离开前线，到沙洲坝西南方一座古庙里医治疗养。当时，我是王稼祥同志的警卫员，护送他前往。临走前，听说毛主席也要去这个古庙治病休息，我心里特别高兴。记得两年前，在他当选为苏维埃主席的大会上，我见过他。可惜那次离得太远，没有看清毛主席的面容。想到这次不仅能见到他，而且还能和他同住一段时间，就恨不得一下子“飞”到古庙。

黄昏，我们终于到达目的地。

这座古庙依山傍水，山坡上，稀稀落落地长着一些松柏；河水边，密密麻麻地长满绿草野花。庙的右前方大约二十多米远，有一栋盖着茅草的农舍（我们把伙房安置在这里）。庙

内还算宽敞，一明两暗的三间房子，排成“山”形状。王稼祥同志住在东面，我们警卫人员住在南面，毛主席比我们晚来几天，住西边。

主席是在下午到的。那天，恰好我因公外出，直到熄灯后才返回古庙。我带着疲倦的身体刚刚躺下，挨着我睡的小张就凑过来，嘴对着我的耳朵悄悄说：

“毛主席来了。”

“真的？”我几乎喊起来。

小张隔着被子用膝盖顶了我一下。我知道他是在责备我声音太大，然而此时此刻，我怎能抑制住自己激动的心情呢？我迫不及待地向小张提出一连串的问题：

“毛主席身体好不好？有没有主任高？胖不胖？他跟你说话了吧？……”

小张一一回答我。很晚很晚，周围的同志都发出熟睡的鼾声，我却久久不能入睡。想起明天还有工作，我强迫自己停止无限的遐想，慢慢进入梦乡。……渐渐地，耳边响起脚步声，我感到声音在我床头停下来，一只露在外面的手被放进了被子。我睁开眼，一个瘦高的身影正从我床头向门边走去。王稼祥主任是常常到我们警卫人员宿舍查铺的，但他现在伤重，不可能来。“是……哪个呢？”我使劲揉了揉眼睛，朦胧的月光下，那个瘦高的身影已经离开宿舍，轻轻的脚步声沿着走廊渐渐消失在西边的房子。……

第二天早晨，我把夜间的事讲给同房间的小鬼们听。毛主席的一个警卫员笑了笑，很自信地说：

“肯定是毛主席，他经常为我们拉被子。”

“毛主席……”我激动得喃喃自语道，“那……毛主席每天很晚很晚才睡……”

“晚——？当然啦！有时还一夜不睡呢！”另一个年龄稍大点的警卫员咬着铅笔说。

我完全沉浸在幸福之中，并且渴望听听毛主席的教诲。可是，毛主席很忙，他不是看文件、办公，就是和路上来往的老乡谈话，了解农民情况，或者到邻近村庄里搞社会调查；晚上，还孜孜不倦地读书、写笔记，往往是我们一觉醒来，他屋里还亮着灯。大约第三天上午，王稼祥主任交给我一份文件，说：

“给毛主席送去。”

“给毛主席……”我的心剧烈地跳着。长久的愿望就要实现了，我按捺不住内心的喜悦，响亮地答了一声“是”，便捧着文件急忙朝毛主席的住室走去。快到门口，我把脚步放得又轻又慢，生怕过早地惊动毛主席。门半开着，从门缝里，可以看见毛主席正聚精会神地看书。

“报告！”我带着童音喊。

“进来，进来。”毛主席放下书连声说。

站在毛主席面前，我心里很激动，一时不知道说什么才好，想起手里的文件，便急忙递了过去。毛主席接过文件，微笑着把我按在凳上。这时，我才看清室内简陋的陈设：正面神台上，整整齐齐摆着书籍；窗前是一张旧式八仙桌，桌上有条有理地放着笔筒、方形铜墨盒、马灯；剩下的一面墙边，两条长

长的木板凳支着一张木板床。

“小鬼，叫什么名字？”毛主席把文件放在桌上，笑眯眯地问。

“叫王恩清。”我站起来答。

“坐吧、坐吧。——是哪里人？”

“江西赣县。”

“江西老俵，”主席风趣地说，“今年多大啦？”

“十五岁了。”

“家里还有什么人？他们都还好吧？”

“家里……”

我一阵心酸，泪水在眼眶里直打转。我说：“爸爸三十几岁就瞎了右眼，妈妈身体老是有病。我参加红军那年，他们都在给地主帮工。前些时，听家乡来的老俵讲，我的哥哥病了，家里请不起医生，眼看着哥哥在床上病死，嫂嫂在哥哥死后不久，就留下不满两岁的孩子改嫁了；为养活全家，爸爸一狠心，把我的两个姐姐卖给人家当童养媳。后来，两个姐姐又累又饿又病，也都死了……”

我伤心地哭出声来，泪水唰唰往外流。毛主席拿起一条手巾，轻轻地为我擦干眼泪。看着毛主席紧锁着眉头，我突然想到——作为苏维埃中央政府的主席，他要考虑多少重要事情啊！我怎么能随便打扰他呢？我不再哭了，抬头看着毛主席。他的脸很瘦，两只眼凹陷下去，眼球上交织着血丝。

“参加革命后，学会认字了吧？”毛主席把手巾晾在绳上，转过身关心地问道。

我不好意思地说：“认得不多。”

毛主席点点头，想了想，象是要测验我：“小鬼，我问你一件事，外国人把我们中国叫什么？”

“叫……”，我天真地说，“也叫中国。”

毛主席笑了，拍拍我的肩头，亲切地说：“要好好学习文化，学革命道理。中国人不仅要懂得中国，还要懂得外国。象苏联十月革命、布尔什维克、苏维埃，象共产国际、无产阶级这些词语，不仅要会读会写，还要懂得它们的含义……”

他忽然停下来，两眼望着窗外，好一会儿，才意味深长地说：

“一个红军战士，只有对中国革命、对世界革命都有所了解，才可能真正懂得应该怎样战斗……”

我从毛主席屋里出来，已经到开午饭的时间。走在去伙房的路上，我不禁想起七、八年前，妈妈领我去土地庙烧香拜佛、求神保佑过好日子的情景。那时候，月月给灶王爷烧香，年年去土地庙磕头，到头来，穷人还是穷，富人还是富。现在，我不禁回头看了看这座古庙。它残损古旧的墙壁，甚至它那高高的门槛，虽然和我家乡的土地庙没什么两样，但此刻，却使我感到格外亲切。山坡上，小鸟在树叶间啾鸣；山脚下，小河在阳光下跳跃。它们是不是也在分享我今天的幸福呢……

“慢些走，他的伤势很重”

一九三五年四月底，中央红军由南至北顺利通过盘江。下午一点多钟，部队决定在紧靠北盘江江岸的一个小村子里吃午饭。

长征路上，敌机的跟踪、轰炸非常频繁。部队刚一停下，我们警卫人员就分头为首长们寻找防空洞或防空壕。

四月的农田，绿油油的秧苗已窜出一尺来高。我们沿着纵横交错的水田，好不容易才找到一条用来藏身的沟壕，大家刚想坐下来歇口气，防空号音就急促地传来了。警卫员胡昌宝一口气跑到毛主席身边，焦急地喊道：

“主席，跟我来！”

这时，三架敌机已从盘江南岸上空飞过来。敌人欺负红军没有炮，故意飞得很低，黑乎乎的炸弹接二连三地扔在村子里。胡昌宝和毛主席一前一后，不顾一切地朝那条沟壕跑去。胡昌宝脸上的汗和灰尘拌在一起，几乎分不清鼻子眼睛了。他跑着跑着，突然一声惊呼：

“卧倒！”

随着喊声，他刚想用身体护住毛主席，毛主席一只强有力的胳膊已紧紧地把他按在自己的侧面。几乎就在同一时刻，两颗炸弹在离他俩大约十多米的地方爆炸，炸弹掀起的水和泥落了他们一身。

“咳，好险！”胡昌宝咧了咧嘴，顾不得擦脸上的汗水，一阵小跑来到那条沟壕。他喘着粗气，差不多是用命令的口吻对

毛主席说：

“快，您先下去！”

在头顶盘旋的一架敌机，似乎发现了目标，怪叫着又俯冲下来。我们几个小鬼贴着沟沿，一起向直立着的胡昌宝同志喊道：

“卧倒！卧倒！”

然而，他没有卧倒。他弯着腰，从背后扶着毛主席，迅速地下到沟壕。敌机扔下一串炸弹，其中一颗在胡昌宝身后不远处爆炸，昌宝同志来不及躲避，炽热的硝烟瞬间把他吞没了……

防空警报解除后，部队来不及开饭，又要往前走。胡昌宝身负重伤，他断断续续地说：

“主席……你们走吧，我恐怕……不行了，您……好好……好好保重身体。……等革命胜利后，给……给我家带个……信，我……我是为革命……牺牲……的……”

毛主席蹲在胡昌宝身边，仔细地察看了他的伤势，并亲切地安慰道：

“昌宝同志，不要这么说，我们用人抬着你走。”

说着，主席从水壶里倒了一杯水，送到胡昌宝嘴边。这时，几个战士已把担架做好，毛主席把自己唯一的旧毯子铺在担架上，对抬担架的同志反复叮嘱道：

“你们要慢些走，他的伤势很重。”

把一切都安排好了，毛主席才跟着部队朝前走去。一路上，毛主席默默不语，有时还回头看看紧跟在部队尾部的

担架。

走过泥泞的农田便道，部队开始进山，这时，后面传上话来：

“胡昌宝同志牺牲了。”

听到这个消息，毛主席先是一怔，原先紧闭着的嘴唇动了动，似乎想说什么；瘦削的脸上，那双因过分劳累而凹陷下去的眼睛里，好象有两颗泪珠在滚动。他慢慢转过身，往回走了几步又停下来。西斜的太阳，渐渐躲入云层；山里的凉风，轻轻吹过来，撩起主席上衣的衣摆。

毛主席就那样默默地伫立，湿润的两眼呆呆地望着胡昌宝同志牺牲的方向。在他身边，中央一队的同志走过去了，中央二队的同志也快过去了。但是，他还是那样默默地站着、望着……

远处，有个高个子红军战士向这边跑来，他径直跑到主席面前，低声说：

“报告主席，胡昌宝同志已经安葬，我们把他埋在山坡上的松林里了。”

毛主席的嘴唇微微一动，目光依然停在远处。沉默了好一会儿，他才悲痛地说：

“好同志……牺牲了……”

说着，他轻轻摘下那顶蓝色的粗布八角帽，向安葬胡昌宝同志的方向深深地低了一下头，这才转身朝前走去。

“来，躲在油布下面”

海拔五千多米的夹金山，位于四川省境内。传说这是一座神山，山顶上住着神仙。有年大旱，夹金山下的老百姓抬着菩萨上山求雨，因为事先没有吃斋，神仙一怒之下，把人都扣在山顶了。

一九三五年六月的一个上午，中央红军准备翻越这座大雪山。

部队是在凌晨三点多钟从山腰的森林里启程的。为什么要选择这个时间出发呢？这是因为夹金山的气候特殊。山脚下花红草绿，气候炎热；山腰间森林密布，蚊虫横飞；山顶上终年积雪，昼夜温差达摄氏几十度，除晴朗的中午风雪少一些，能够让人勉强通过外，其它时间的夹金山山顶，全部为暴风雪所控制。

刚开始走近雪山顶，最活跃的大概就数我们这些跟在首长身边的“小鬼”们了。晶莹的积雪，白茫茫覆盖着整个山峰，太阳一照，冰雪闪烁着奇异的亮光。我们这些水乡的娃娃，谁见过这种山景呢？大家带着一颗好奇心，说呀，笑呀，还不时向首长们提出一些天真的问题。

“这山上的神仙是个白胡子老头吧？”

“……听，‘噙——噙——’，是不是水牛叫？”

“这雪……比我们家乡的雪要白得多、冷得多，对嘛？”

……可是，爬着爬着，大家就不吭声了。原先拿在手里指点点的那根棍子，这时也变成了名副其实的拐杖。有的同

志累得上气不接下气，想坐下来歇一会儿。走在我们身边的毛主席，看着我们的模样，幽默地说：

“坐不得的，一坐，神仙就会扣下了。”

我们被毛主席的话逗笑了。这一笑，似乎也有了劲。我把斜挂着的王稼祥同志的手枪往背后挪了挪，一弯腰往上爬出几步。我喘了口气，刚想再来几步，谁知，才走出两步，脚下突然一滑，身子迅速歪向一边。手中拄着的那根棍子，也扬得老高老高。我知道自己要摔倒，但由于身体失去平衡，已经无法控制了。就在这时，一双大手紧紧抓住了我的胳膊。

“主席！”我感激地叫了一声。

毛主席松开手，微笑着说：

“小鬼，爬山不能太着急，眼要看准，脚要踏稳。”

我使劲点点头，心里热乎乎的，不由得看了看刚才差点摔倒的地方。这一看，心里咚咚咚直跳。离那儿不远是一道断岩，假如我摔倒了，就将顺着光秃秃的雪坡，一直滚到断岩下面，掉到断岩下，自然也就“革命成功”了。

“小鬼们，加油啊，快到山顶了！”

毛主席在前面高声招呼。

是的，是快到山顶了，但此刻，太阳不知道躲到了哪里。一团灰黑色的云，从雪峰背后钻出来，转眼间弥漫了整个天空。鹅毛大雪铺天盖地压下来，气温陡然下降。大家都穿着单薄破旧的衣裳，冻得上下牙齿直打架。临近山顶了，突然刮来一阵恶风，风夹着雹子，卷起积雪和冰渣，劈头盖脑地朝我们砸来。年纪大一点的同志被吹得东摇西晃，我们这帮小鬼，



简直连站也站不稳了。

“蹲下！蹲下！”有经验的同志喊。

我挨着身患重病的王稼祥同志蹲了下来。在我前面五、六米远，毛主席正从担架员手里接过一块黄油布。这块油布大约七尺长、六尺宽，他两手分别抓着油布的两角，对我们这些小鬼亲切喊道：

“过来，过来，躲在油布下面。”

紧挨着毛主席蹲着的四个红小鬼迟疑了一下，随后，他们就去抓油布的四角。显然，他们是想让毛主席蹲在油布中间，他们在周围挡风。但是，毛主席没有松手，他说：

“不要抢了，快钻进去。”

四个小鬼拗不过毛主席，只好顺从地钻进油布。油布小，难得把人都遮挡住，毛主席就背朝着刮风的方向，用自己的身体为大家挡风遮雪。

此刻，尽管我不在那块油布下面，尽管寒风、飞雪和冰雹从四面八方包围着我，但我的心，却早已被毛主席的言行烘热了。

……四十多年了，这件事铭刻在我的心中，就象发生在昨天一样。毛主席光辉的形象、幽默的谈说，以及对红军小战士的热情关怀、照顾，时时刻刻都在激励着我、鼓舞着我。我想，只有无产阶级的伟大领袖，才可能有如此不平凡的伟大行动……

（徐长青 王 忠 整理）